



# 飞鸟栖息黄河口



■周洪华

天气转冷，北雁南飞。进入冬日，享有“鸟类国际机场”美誉的黄河入海口热闹了起来。

大雁、天鹅、鸕鹚、白鹤、灰鹤、丹顶鹤、卷羽鹈鹕以及燕鸥类、野鸭类、鹤鹑类等各种鸟儿，自西伯利亚乃至北极，开始万里迁

徙征程。它们披星戴月，成群结队向南方，向着黄河口飞奔而来。

黄河口有暖温带最广阔、最完整、最年轻的湿地生态系统，独一无二的湿地生态环境为众多野生动植物提供珍贵庇护，成就了黄河口地区的鸟类天堂。

黄河口的清晨，在一阵阵欢快的鸟鸣声中醒来。芦苇荡里，湿地苇莺清脆灵动

的欢唱与东方大苇莺一板一眼自带金质的鸣叫，合奏出一首经典晨曲；水泽中，绿头野鸭、赤麻鸭、翘鼻麻鸭、斑嘴鸭，东一群西一簇地在水中漫游，偶尔一两只忽然钻入水中，又悄无声息从意想不到的方向钻出水面；湖泊里，大天鹅、小天鹅、疣鼻天鹅优雅地曲颈俯首，撩起清澈的水，梳洗洁白的羽毛；草地上，东方白鹤、灰鹤、白鹤、丹顶鹤或低头觅食，或引颈展翅，悠然地翩翩起舞；滩涂边，鸕鹚、卷羽鹈鹕或卧堤岸边，或立浅水中，静静观察水下鱼虾的动向；海面上空，银鸥、黑嘴鸥振翅飞翔，盘旋复盘旋，一个俯冲，再次飞起时，一条银色的鱼儿就被叨在口中。

在草木日渐泛黄的季节，走出城市，到



颇具原生态的黄河入海口看野生鸟类、欣赏自然美景，的确是不错的选择。万里黄河，蜿蜒奔流入海，黄河水携带丰富的泥沙，在入海口经年冲刷积淀，填海造陆，形成大面积浅海滩涂、湿地草场等地貌。这里湿地生态系统保存完好，鱼类资源丰富，野生动植物繁多，每年数百万计的鸟儿迁徙飞落于此驻足休憩，成为环西太平洋和东亚—澳大利西亚迁徙候鸟重要的中转站、越冬栖息地和繁殖地。而且，良好的生态环境让东方白鹤等鸟类由“候鸟”转“留”，常驻黄河入海口。

我曾多次赴黄河口生态旅游区游览，对这一条奔腾的大河，这一方广阔的湿地、这一片旖旎的风光，怀有深深的敬意与热爱。鸟岛观鸟，便是其中之一。沿着沼泽中架起的木栈道，登上观鸟亭，放眼四望，吐露银穗的芦苇、身披绿叶的菖蒲、秋风吹红的翅碱蓬、澄澈透亮的水泽，白色、黑色、灰色以及花色纷的各类鸟儿，豁然映入眼帘，颇有“登高风景阔，临渊知水深”之感。白的芦花、绿的菖蒲、红的翅碱蓬，将一望无际的湿地水面分隔成一个个碧绿清澈的水塘，大地上恰似铺开一幅白、绿、红、

蓝相得益彰的水彩画卷。最灵动的，则是在水塘中嬉戏的水禽和蓝天上飞翔的鸟儿，它们邀约于清澈的水面，或群起低飞，或呢喃私语，或引颈长鸣，或俯首觅食，美妙的鸟鸣、游弋的身姿、翱翔的鸿影，造就了音形色一体同频同框的美丽剪影。进入冬天，黄河入海口的万千鸟儿栖息于枯草苍茫的湿地，觅食于白雪皑皑的田野，飞翔在冷冽湛蓝的天空，为冬日的旷野描摹上鲜活景致。

黄河口观鸟可以随时随地。因鸟类多、数量大，周边生态环境持续向好，它们不再局限于仅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栖居活动。在保护区之外的湿地湖泊、河道水库、农田林地、沿海滩涂、盐池虾池、环城水系，甚至城市公园、居民小区都可以看到嬉戏、捕食的鸟群，人们与鸟类邂逅已是常态。

黄河口这片神奇的土地，以独特的魅力，吸引来自北极圈、西伯利亚、远东等至寒之地的候鸟，迁徙翔聚于此，觅食停歇、栖息繁殖。它们倏忽间群起飞翔，万羽翩翩的画面，抑扬顿挫、万声齐鸣的场景，给这片土地带来灵动，点亮生机，也给这片生态湿地送上最高赞美和谢意。

(作者为自由撰稿人)



## 陇上百合鲜

■ 隼伟

趁着土地封冻前，黄河之滨的百合鳞茎在土地里温润地呼吸，吐纳清香。寻着一抹抹清香，走进兰州南郊西果园镇的田垄之间，只见一派火热繁忙的丰收景象。挖开的新鲜泥土里，一窝窝百合挨挨挤挤，颗颗雪白饱满，见了直叫人欢喜。

“花开九载为轮回，一朝出土身似玉。”藏于黄土高原上的百合，高垄浅种，三年生、三年养、三年长，鳞茎洁白肥厚，软糯甘甜爽口，被称为“蔬中人参”。

兰州百合的清甜里，缠绕着我的几段旧事新念。思之如百合，层层叠叠相依，丝丝缕缕香甜。许多年前，我在兰州上大学，生平第一次吃到甜百合。一个周末，受京剧老师相邀去她家吃午饭，三个人，简简单单三菜一汤，其中一道素菜是西芹炒百合。瓷盘里，瓣瓣白玉镶嵌于翠绿之间，不争不显。咬一口，西芹脆爽，百合甘甜，于舌尖巧妙融合。

其做法，我也记忆犹新。西芹切菱形段焯水，鲜百合掰成瓣洗净，热锅凉油少许，开大火待油热，先倒芹菜三翻两炒，后放入百合瓣、半小勺盐，均匀翻炒不过一分钟即可出锅，一股淡淡的清香便已在厨房中满溢。饭后，老师教授我京剧《沙家浜》智斗选段，一板一眼里，字正腔圆，手眼身法步，铿锵有力，直到现在我还能上台表演。

后来，我在大学校园结识了几位志趣相投的朋友，其中一位就是兰州本地人，家就在百合之乡，祖祖辈辈会吃百合，更会种百合。夏日，我们曾去他家那一大片百合地采风写意，看蜂蝶相拥橙色浪漫，微风过处，花容灼灼。及至深秋初冬的周末，我们更结伴去田里帮忙挖百合、捡百合、晒百合、装百合。

捧在手心里的百合，抖落浑身泥土，显露出芳

容。个头大、鳞片长、果肉厚、色洁白、心紧实，看上去层层叠叠，瓣瓣相依。果真，花是天上的云裳仙子，花瓣狭长，细蕊芬芳；根是地下的白玉精灵，圆滚滚且瓷实，惹人喜爱。

朋友的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，热情好客，一群人忙活一整天，傍晚少不了一顿百合宴。百合不挑不拣，能做很多种菜肴，炖菜、清炒、煲汤……荤素搭配兼容。跟土鸡一锅炖，鲜美解馋；跟莴笋清炒，脆爽生津；跟南瓜搭配炖在粥里，咬一瓣，齿间丝丝分明，软糯馨香。

一桌家常可口的饭菜，我们几个年轻人也顾不得谦让，筷子频繁起落，一边吃，一边谈各自的未来。再后来，我们大学毕业，分配到祖国各地，哪里有煤和石油，哪里就有我们的身影。可无论身在何处，每年冬日大家都会收到一箱来自黄土高原的新鲜百合。一颗颗百合，藏着质朴的呼吸，不仅是真挚友谊的见证，也让萧瑟寒冬多了一抹欢喜和温暖。

在兰州当地，无论是寻常人家的餐桌，还是餐馆的菜谱，百合都是备受青睐的美食。当地传统的喜宴，新娘会佩戴百合簪花。宴席在上汤之前，有一道百合八宝饭——百合瓣衬底，米粒上点缀红枣、葡萄干、花生仁，浇上蜂蜜上锅蒸煮，就像蒸笼里开出一朵朵吉祥花，象征百事合意，生活甜蜜。

张大千曾画《百合图》，并题跋“甘美似天赐”。民间旧物也常见百合纹样，寓意吉祥纳福。“补而不峻，清而不寒。”百合亦可入药，养五脏、安心神、益肺气，多有功效。

此文落笔前，我又收到一箱黄土高原上远道而来的百合，拿出一颗捧于掌心，湿润润、沉甸甸的，那淡淡的清香，好似故人来。

(作者为自由撰稿人)



■王吟

这条运煤的小铁路，早已废弃多年。

冬日的午后，天空浑沌，像块凉透了的灰铅。我踩着齐膝高的枯草过来，脚下窸窣响动，铁轨就静静卧在那儿，锈迹斑斑，蜿蜒至远处。枕木黑乎乎的，裂开许多细纹，却匀净地铺着一层新雪，像条素绒毯子，将旧日喧嚣轻轻盖住。

我蹲下来仔细看那枕木上的积雪，它们并非非的一整块，而是顺着木头的纹理，在高的地方厚一些，在低的地方陷进去，形成一道道起伏的、软绵绵的白线，这很像记忆本身——岁月的风尘抹平了大部分事情，只有那些最深的情感沟壑，才会被往事的雪填得最满，也留得最久。再看，几根枯黄的草梗，硬生生从雪被里钻出来，在风中轻轻颤抖着，好像想要诉说些什么。

风刮过来，卷起雪沫，扑面而来。忽然，我仿佛听见另一种风声，混着苍凉悠长的汽笛，从岁月深处缓缓驶来。那时候，这条线路多么热闹，那条黑色的铁龙喘着粗气，拖着一列列装满乌金的车厢，轰隆隆碾过来，大地在震动，枕木在重压下呻吟，煤屑和水汽一起飞起来，给周围的一切涂上一层薄薄的黑粉。信号灯忽明忽暗，扳道工穿着厚厚的棉袄站在风雪中，像一座雕像守着时间。沿途村落的人们听着这熟悉的声响，数着一天中的晨昏，冰冷的铁轨曾是这片土地温暖的血管，跳动着工业时代粗犷的心跳。

“人生到处知何似，应似飞鸿踏雪泥。”东坡居士的句子，毫无由来浮现脑海。当年在这里奔忙的人们，那些黝黑又质朴的脸庞，那些被汗水和煤灰浸透的号子，不正像这雪泥鸿爪吗？轰轰烈烈的时代过去，只剩下静止的铁轨，像大地上一道深深的印记。

目光沿着铁轨望去，两条平行钢轨在百米外交汇成一个点，消失在一片枯树林中。不远处，一座小铁桥横卧在干涸的河床之上，桥边的钢架上，红色油漆已脱落成片片的锈色鳞甲，露出底下的深褐色底色，用手去摸，粗糙又冰冷。从这些斑驳中，我感受到一种很硬、很静的力量，它就这样留存，承受着风和雪和时光的沉淀。

雪，又开始细碎地、稀疏地落下，落在锈迹斑斑的铁轨上，落在枕木之间，也落在我微热的额头上。这银白的宁静，与脑海中黑潮奔涌的喧嚣，形成奇异的对照，动静交织，黑白碰撞，过去和现在在此激烈冲突，又悄然和解。那辆装着“温暖”的火车早已驶向时光的尽头，留下的痕迹在这片冰天雪地中，为我这个偶然闯入的行人，带来关于旧与新的启蒙。

转身要走，回头看了一眼，那条白色的绒毯还在那儿铺着，将过去全都覆盖。天地不语，时光不语，只有雪落下没有声音，我知道，等到春天的太阳出现，枕木上的雪就会融化，然后渗进土里，去滋养那些更倔强的生命。

(作者供职于陕西省渭南韩城矿务局)

中国南方电网  
CHINA SOUTHERN POWER GRID

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

企业宗旨

人民电业为人民